



'92
华文诗精选

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编

主编
姜耕玉

江苏文艺出版社

'92
华文诗精选
跨世纪诗库

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编
姜耕玉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92华文诗精选

编 者：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 海

封面设计：苏泰熙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东台市书刊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 数：215,000 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502—6/I·481

定 价：6.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 辑 说 明

为了展示当代中国新诗包括域外华文诗的每年的创作实绩和概貌，检阅走向21世纪的华文诗的阵容和水准，我们着手编辑年度诗选。

这本诗选，是从1992年海内外二百余种诗刊、诗报和综合性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包括大陆民间诗刊）和部分个人诗集中筛选出来的，我们注意到了部分诗人虽未在大陆公开发表作品，而却在域外华文诗刊或大陆民间诗刊上发表的作品。当然，由于缺乏人手、资料搜集不全，或眼力不足，仍难免有遗珠之憾。

《诗选》力图从诗的本体出发，选取诗歌精品和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作，注重反映新诗艺术的变革和创新的面貌。

在编选过程中，昌耀、痖弦（台湾）、唐晓渡先生曾给予热情帮助。李瑛、牛汉、郑敏、舒婷、谢冕、吕进、袁中岳、梁南、忆明珠等先生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广大诗人和读者提出指导意见，以便改进今后的编选工作。

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

1993.5

姜耕玉	序言：沉寂中的诗神.....	1
雷抒雁	为谁沉重（四首）.....	15
朱文	蓝色的保温筒（二首）.....	19
汤养宗	家住海边（三首）.....	22
杨牧	体味.....	25
席永君	花园与风筝.....	27
李发模	俯视自己（二首）.....	29
晓雪	只有夏天.....	31
耿翔	莫问黄河.....	32
王鸣久	民间陶碗.....	34
章德益	夜色下的空琴房.....	36
钱叶用	子夜海洋.....	38
孟浪	落木的开蒙（三首）.....	41
袁勇	花朵.....	44
	大地的歌手（三首）.....	45
余刚	水鸟和石头（二首）.....	48
那天	手的一种构成.....	52
刘登翰	故乡.....	54

目 录

郭晓晔	逃避	55
达夫	我们的鸟(二首)	56
洛夫(台湾)	新形式诗三首	59
杨山	多雨的六月过去了(二首)	62
樱子	献给法国的勒内·夏尔	64
张学梦	思维	67
程维	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69
李瑛	写在一位漂流探险者的墓前(二首)	71
	刀	75
匡国泰	一天	77
严力[美国]	我度过不回家的节日	82
梁梁	心鼓	84
胡鹏	一切将从头开始	86
韩文戈	燕山	88
曹纪祖	探梅	90
傅天琳	另外的预言(三首)	92
李小雨	罗马的忧郁(三首)	95
张烨	鬼男(长诗选章)	99
韩东	下午	106

	女儿(二首)	107
佟 石	炊烟炊烟	109
韦 予	秋酒十四行	110
孔 孚	帕米尔	111
梁 南	酒的文化层次(二首)	113
	祭花与暮叶	115
周所同	黄土情(三首)	116
西 川	十二只天鹅(二首)	120
	橡树	123
姜耕玉	石头的音乐(二首)	125
伊 蕾	秋: 我的生日	128
丁 可	南风	129
舒 婷	禅宗修习地(四首)	131
宫 魏	与狼对视(四首)	136
刘金忠	台前幕后(二首)	139
张德强	无法关闭的门	142
匡 满	旅伴	144
孙建军	草原兄弟	146
石 英	新疆风采(二首)	148
林 染	在中原土地上长大(三首)	150
郑 敏	当世纪烧尽它自己(三首)	154
童 莺	对话(二首)	158
柳 泛	瓷器	160
	裸石	161
郑 玲	沉寂之后(二首)	163
简 宁	大水河(选章)	165
邹静之	与牧羊人	169
邵燕祥	五十弦(五首)	173

李剪藕(香港)	荷月	177
梁小斌	沉重之物(二首)	178
海子	村庄(五首)	180
于坚	事件:铺路(三首)	185
陈东东	抒情断章(二首)	189
沙鸥	寄你(二首)	191
张新泉	做官的朋友(二首)	193
老乡	闪电中的花园(二首)	197
白连春	对天长啸或者足以温煦一生(二首)	199
陈勇	回想的趣味(二首)	201
阿白	我管小小的鸽子叫露水	203
肖开愚	远方	204
陆健	绿色长椅	205
罗叶(台湾)	几件衣服与裸体	207
王明玉	我遇见一个匠人	210
鸿鸿(台湾)	未来的时刻	212
石涛〔美国〕	早已不再阅读自己	215
虹影〔英国〕	悲伤的秤(二首)	217
刘立云	望星空	218
冯至	梦	219
顾城	盲人渡海	221
屈塬	剑意	222
公刘	白马	223
昌耀	朝朝暮暮(五首)	225
蔡其矫	东山的海(二首)	229
杨平(台湾)	关于存在	232
杨然	在春天我把眼睛画在风筝上	234
柏铭久	猴子捞月(二首)	236

杜运燮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238
石 河	买伞谣	241
梁 谢 成	小偷·诗人·第三者	243
景 旭 峰	小汽车	245
熊 召 政	落日	247
姚 振 函	任南风吹拂(五首)	248
郁 葱	真实(选章)	252
大 解	夜空	255
荣 荣	狂风中的树叶(二首)	256
孙维民(台湾)	三株盆栽和它们的主人	258
叶延滨	阳光的礼赞(选章)	261
韩作荣	无言三章(选章)	267
晏 明	我又一次诞生(三首)	272
屠 岸	圮塔旁(二首)	274
余光中(台湾)	登长城(二首)	276
黄东成	季节已深	280
赵天山	西部河流	282
绿 原	漫与二首	285
沙 白	江南丝竹(二首)	287
阿 坚	老北京(三首)	290
陈大为(台湾)	夜探雨林	294
沈天鸿	虚构	297
洪 烛	苹果园	300
唐晓渡	不动声色(二首)	302
刘亮程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二首)	305
臧 棠	一个爱中的女人写给上帝的三十六封信	308
域外华文诗刊诗社简介(一)		312

●序言

沉寂中的诗神

姜耕玉

一

在世纪末编辑年度诗选，似乎不合时宜。然而，犹如季节转换，世纪末的沉寂中酝酿着新世纪的钟声。如果说世纪之交有一座桥，那么编辑年度诗选，就带有探寻、描述和再现这座跨世纪的桥的企图，这何尝没有必要和意义。

中国大陆新诗自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这是不是走入低谷？我们不能作出简单的回答。诗坛的沉寂，可能潜伏着危机，但不等于消沉。八十年代初期政治抒情诗的“轰动效应”，固然表现了特定时代文学的现实意义，但也不等于繁荣。中期先后出现的“席慕蓉热”、“汪国真热”，更不等于繁荣。诗，大概不会因为失去“轰动效应”和“热”而失去诗的本性和光芒。“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人们关注的热点普遍地转向商品经济，诗也失去了以前

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容易得宠的地位，失去了昔日的热闹风光。诗人随之产生一种冷落感，如果仅仅是恋旧情结而造成的心 理失衡的反映，那是正常的。并不意味诗和文学的“过时”或“远去”，也不意味诗人的贬值，而是表明诗从“指令性”或“遵命文学”的存在回到了自然存在的位置，从迎合的花俏和喧嚣回到了诗人自身的孤独和寂寞之中。一句话，诗，成了诗人个人化的自由自在的吟唱。并且可以预测，在今后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中，虽然不会没有诗，但诗不可能再成为众人注目的热点，而重返昔日的威风和辉煌。

新时期以来，诗和文学逐渐走出历史误区，而面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又一时陷入困惑和迷茫。目前诗坛的沉寂，可以说是走出误区之后的沉寂，是诗的蜕变中出现的疲软，冷落中出现的困惑。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谈到，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说他所见的《娜拉》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鲁迅认可娜拉“也实在只有两条路”的说法。“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若已经关得麻痹了翅膀，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二十世纪末，缪斯在中国跨出历史误区之后，自然不会是娜拉走出家庭的那种悲剧结局，然而这只历经近一个世纪锻炼的鸟，虽然翅膀是硬的，不会丧失飞翔的能力，但也同样面临着十分陌生而严峻的处境，——苍茫而变幻的天空，面临着历史转折期的抉择和寻求。当今社会商品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席卷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冲击和改变着诗和文学原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一方面，市场经济使诗人从“指令”和“遵

命”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商品意识的强化，也对诗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诗歌成不了畅销书而遭受冷落和挤压。许多诗人囊中羞涩，面临生存困境而忧心忡忡，于是下海经商成为热门话题。这就使新诗陷入两难处境。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诗人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找到诗歌生存和发展的路子？成了诗坛有识之士思考和焦虑的问题。

诗和艺术的创作，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果物质匮乏，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文学艺术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存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应当有利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兴盛和发展。但，这又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诗和艺术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历史上同样存在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在当今世界科技现代化高速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出现诗和艺术的不景气或衰落的现象。诗，固然具有商品的价值，但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毕竟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切有价值的精神产品都能够成为畅销商品拥有市场。尤其作为最高语言艺术的诗，不象书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容易进入商品市场。诗歌的价值，不能简单以市场效应验证其高低。过分把诗歌商品化，只能导致商品对诗的胁迫，使那些浅层次的通俗诗，偏重于实用价值的爱情诗历、寄语赠言之类的东西，上市走俏。而品味高的纯诗，也就象柳宗元笔下的“钴鉧潭西小丘”这一奇胜之地，不为世人赏识，遭受冷落。恰如一位诗人所叹喟的：“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诗在大街上是一堆破纸片”。何况，诗人一旦成了拜金主义者，势必心有旁骛，耐不住孤独和寂寞，或者才气受挫，灵感钝化，就很难有艺术精品问世。即使物质上富有了，如果心灵上空虚，也是写不出好诗来的。物质代替不了精神，生命和商品同时诱惑着诗。诗人不是靠

诗歌谋生养活自己，而是诗歌养活了人类的生存精神。诗，既然是人的生命和精神的追求，物质上的富有者和贫困者都可能写诗。就精神状态而言，处于困境、逆境中的诗人，更容易进入诗的状态和艺术情绪的深度。中国诗人有执着追求的传统，尽管当前诗人中弃笔从商者有之，心猿意马者有之，徘徊观望者有之，但多数人还是操守诗歌艺术，即使亦商亦文，也是以商养文。他们痴迷于缪斯，走着自己纯正的寂寞的路。

如果说处于经济大潮的冲击波下的诗坛趋向沉寂，潜伏着一种危机，那末也是首先暴露了物质贫困和“左”的精神创伤的脆弱性。随着大陆经济文化与世界进步潮流的感应和交汇，中华民族的诗和文学，也将会在顺应这种新的社会情势中得到振兴和发展。当前诗坛不同于一般的世纪末的沉寂，苍茫并非死寂，困惑并非悲哀。因为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沉寂，迷惘中存在着希望。

东西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加之现代化的信息传递条件，正在打破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限。这就为诗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疆域，有利于诗人在不断汲取和丰富自己的过程中孕育诗歌，有利于大陆诗歌与台港等域外华文诗歌的沟通和汇合。事实上，不少大陆诗人正在抓住机遇，对新诗艺术实行全面的革新和调整，从而赋予新诗生机活力。我们可以从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域外华文诗歌的总汇中，探讨和描述中国新诗的特点和走向，从与西方和世界诗学关系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华文诗歌的价值和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使华文诗歌在全世界、全人类的诗歌的大坐标、大背景上显示出优势，在占据重要位置上灿然闪耀。

二

1992年大陆诗歌以往吟唱的那种激情继续消隐，“远离情结”笼罩诗坛。不妨借用湖南青年诗人匡国泰的新诗集《鸟巢下的风景》扉页上的一句话：

在远离诗坛的地方，寻找诗。

这种“远离”，仅仅指维持进入诗的一种状态，诗人们在避开尘嚣和浮躁的宁静的自然心态中，寻找诗的感觉和悟性，作灵智的飞动和生命情感的信息传递。

随着八十年代诗和文学回归本体，诗人的艺术视觉逐渐回到自身真实存在的位置，从自身的真实存在审视生命、人生、社会和自然宇宙。杨牧说的：“那年到渔村头一口水/就喝出一半海腥味/但是至今没喝出自己”。（《体味》）是对整整一个时代人的伤疤的深刻触及。而引起对这一“伤疤”疗救的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老诗人冯至的《梦》、绿原的《漫与二首》和杜运燮的《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一个共同点，都是对人生真实的本质的寻求。这不是一般的返童意识、返真意识，而是毕生情感经验的升华的结晶，——多么纯洁高贵的诗心呵！多少老、中年诗人历尽风雨沧桑，方抵达这诗心；而今天青年诗人抵达这诗心，可以“一步定位”。诗人在创作心理上“不设防”，诗感直接切入生命情感的真 实。昌耀的《朝朝暮暮》和张烨的《鬼男》，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验出发，对人格、爱情进行真实型铸。《朝朝暮暮》从体验坚强男子的苦行中抒写心灵受戕害的疼痛。“那恶棍骄慢。他已探手囊中所得，将那赤子心底型铸的疼痛像金币展示”。“恶”所展示的“赤子心底型铸的疼痛”，是伟大的人格力量的真实表现形态，金币般闪光，颇有拉奥

孔雕像的意味和力度。《鬼男》则以死写生，“我的舌头是冰／我的声音是雪”，“血管里总有一头雄狮诉说死的故事”。从“冷地狱”中表现女人对爱的追求的痛苦的情欲世界，深刻展现了生命情爱的不可泯灭的光芒。两部作品虽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区别，但都呈现了人类承受苦难的灵魂的深度，是对生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诗人也只有从“喝出自己”中去品味人生世态，才能达到彻悟和深刻。李发模的《俯视自己》：“我一生，在各种巨掌中形成／被善意安排，被嘲弄雕塑”，虽然有过一瓣色彩动人、露珠纯净的“天性之花”，但又有“一种渴望”，“于肌肤与灵魂之间”荷花般升起，最后“发现自己已是一种巨掌／打向另一季荷香”。《掌》与另一首《上与下》，都是对人生的自省，灵魂的自白，充满自赎和忏悔的意识，具有深刻的文本意义。邵燕祥的《五十弦》，是对美好感情的回忆。从自身的生命追求和真实感受中洞察社会，省视人生。那“温我、热我、煮我”的“尘封的酒”的温馨，那“火舌舔我伤口”的精神负重，那破茧而飞向招引我的光明爝火的自我更新，那追踪自然生命的美丽瞬间……构成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的画面。

“远离”，并不意味着脱离生活。而有利于避免受花俏浮表的现象和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干扰，更好地审视生活，从更广阔的时空里切入生活。好诗，可能不会被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磨灭光芒，但诗情、诗感不会不受到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孕育和影响。西川的《十二只天鹅》，也是从对现实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中建构诗的灵境。那闪耀于湖面的十二只天鹅，保持纯洁和兽性，成了诗人追求的完美高贵的生命形象的象征。因而不可亵渎，“难于接近”。“当它们挥舞银子般的翅膀／空气将它们庞大的身躯／托举”，“一个

时代退避一旁，连同它的／讥诮”。诗人以诗性感受尽量充实和伸张意义，获得哲学领悟的穿透时空的无限性，达到不可征服的博大而深广的人类精神的境界，——“诗歌／是多余的”自然恒远的艺术哲学境界。这种从追求和憧憬大生活、大时代的生命激情中蒸馏出来的诗意，具有凝重深沉的质量感，闪现着神性的光芒。匡国泰的《一天》，直接以山村一天的生活景物为意象，既是地道正宗的尘世凡俗生活，又达到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天空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墨点／如没有档案的儿童”。以充满童心童趣的意象，显示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感。特别是《辰时：早餐》中写的：“堂屋神龛下／桌子是一块四方方的田土／乡土风流排开座次／上席的爷爷是一尊历史的余粮／两侧的父母如秋后草垛／儿子们在下席挑剔年成／女儿是一缕未婚的炊烟／在板凳上坐也坐不稳……”表象上似乎隐喻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显示极大的包容性，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现存位置。可见，“远离”即是一种超越。反映一个时代的大气之作，既要有超越世俗的创作心态，又要有关盛的艺术创造能力。至于象张新泉的《做官的朋友》、刘金忠的《台前幕后》等作品，直抒对人生世态的体验和彻悟，针砭时弊，喜怒悲忧，酸甜苦辣，令人痛快和流泪。这种挚真明快且讲究现代语言机巧的现实主义诗风，同样表现了不衰的感染力。

更多的诗人在“远离情结”的氛围中寻找‘自我’情感的寓所，作抚慰疲惫和忧伤的心灵的吟唱，或者抒写性情，寻求童贞和丰富的人性，做着纯情的梦；或者崇尚自然，返归自然，倾迷于山水清音……这方面不乏有灵气之作。海子的《村庄》、林染的《在中原土地上长大》、袁勇的《大地的歌手》、王明玉的《我遇见一个匠人》、孔孚的《帕米尔》

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在台港和域外华文诗坛，大量的属于这类抒写生命情感（包括乡情）的诗歌。当今大陆这类诗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正与台港和域外华文诗歌交汇合流，同时也保持了大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也有部分诗人以“远离”作逃避，消解诗情，归隐乡土，沉缅于田园牧歌式的恬静闲适之境，致力于诗体形式上的机巧和优雅，甚至抱着玩家心态作意象游戏。这类诗形式上不无一定的美感价值，但先天不足是缺乏血性的苍白。

如果说诗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找回了新诗创作的本源、原动力，那末，对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反拨，就保证了诗歌精神的发扬。诗，既是自我生命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追求，比如对爱情、人性、良知、人格、道德、历史、哲学、美、自然等方面的寻求。柳沄的《瓷器》，不象有些青年诗人把人的生命喻为“瓷器”那般脆弱，不堪一击，而是写瓷器的精美、高贵。“我的任何一次失手／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因此，“它们更喜欢呆在高高的古玩架上／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一旦变为生命“走动起来”，“举步便是深渊”，“瓷器宁肯粉身碎骨／而拒绝腐烂”。诗中将瓷器的悲剧写得真实而壮烈、壮美，意味弥深。诗歌精神文化层面，不是游离于生命真实之外，而是融于生命意识的有机成份。台湾诗人罗叶的《几件衣服与裸体》，喻义真切，揭露人在道德世故的虚伪中和习惯时宜的伪装中失落自己，表现了敢于“剥除自己”，对生命真实的执着追求。

当世纪烧尽自己的时候，“碎片喷出虹彩”，“婴儿同时奔出母体”。（郑敏《“进入最后的十年”》）这可以视为世纪之交诗歌精神的本质特征。1992年有哪些表现呢？